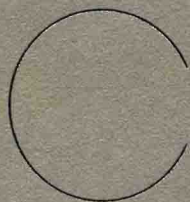


T h e

交 易 · 谍 影 · 谎 言 · 真 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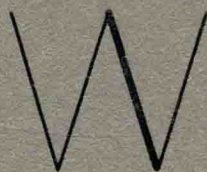


战

A New History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 著 翟强 张静 / 译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 著

翟强 张静 / 译

**冷 战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 /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著; 翟强, 张静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2

书名原文: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ISBN 978-7-5097-9990-1

I. ①冷… II. ①约… ②翟… ③张… III. ①冷战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IV. 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3083 号

## 冷 战

---

著 者 /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译 者 / 翟 强 张 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周方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 59366551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0.3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990-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2-3480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纪念乔治·凯南  
1904 ~ 2005

## 前 言

每个秋季学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三下午，我都要给耶鲁大学的几百名本科生讲授冷战的历史。我在讲课时，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些学生都不记得我所叙述的事件。对于我的学生而言，我所提到的那些人物，斯大林和杜鲁门，甚至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像拿破仑、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那么遥远。比如，当柏林墙被推倒时，2005 届绝大多数学生还只有五岁。他们知道，冷战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曾经被告知冷战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家庭的。他们中间有些人——但绝不是所有的人——知道，如果在冷战的几个关键时刻，政策决定是以不同的方式做出的话，他们可能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的学生在选修我的课时，对于冷战是如何开始的，冷战的目的是什么，冷战为什么是以那样的方式结束等此类问题，一无所知。对于我的学生而言，冷战就是历史，就像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历史一样。

但是，当我的学生在学习了那场主导 20 世纪后半叶的大对抗以后，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对冷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少人对冷战中的对抗表示震惊。有些学生在听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课后，是浑身颤抖着离开教室的。“妈呀！”他们惊呼（有的同学还用了更粗俗的词汇）。“我真不知道人类会离自我毁灭如此得近！”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太不可思议了。”对于这些在冷战以后的年代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冷战既遥远又危险。

他们会问：既然我们现在知道苏联是一个虚弱的、虚张声势的和昙花一现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在冷战中人们会那么害怕这样一个国家？他们自己思考并问我：我们是如何从冷战中生存下来的？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既是为了回答学生们的上述问题，也是回应学生们常问我的一个具体问题，这个问题没有那么深奥。他们注意到，我过去写过好几本有关冷战史的书，我还经常指定他们读其中一本，那本书用了近 300 页的篇幅分析冷战，但也只讨论到 1962 年的事件为止。有的学生客气地问我：“你能不能用少一点的篇幅讨论更长的冷战年代？”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我的出版代理人安德鲁·惠利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他也和我的学生有同样的想法。他建议我写一本简明扼要、面面俱到、通俗易懂的冷战史。

这个建议也是以婉转的方式告诉我：我以前写的几本有关冷战史的书，没能做到简明扼要、面面俱到、通俗易懂。我的太太也认为写一本简明的冷战史是一个好主意。对于我来说，学生的建议，我的代理人的建议，我太太的建议，都很重要，我应该写一本简明的冷战史。

因此，《冷战》这本书主要是为新一代读者写的，冷战对他们来说绝不是“目前的事件”。我也希望那些经历过冷战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有用，因为马克思〔我指的是格鲁科·马克思（Groucho Marx），不是卡尔·马克思〕曾说过：“除了狗以外，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而在狗肚子内，太黑，没法看书。”当冷战还在进行时，人们很难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冷战已经结束，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档案已经开始开放，我们现在对冷战知道得更多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对冷战的历史

知道的那么多，以至于很容易被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淹没。这也是促使我写这本冷战简史的另一原因。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大量有关冷战的新事实？我想用已故的耶鲁同事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常讲的一句名言作为我的写作指南，这句名言是：“意义在哪里？”

再说几句本书并不想达到的目的：第一，这本书不是一个基于档案研究的原创著作，冷战史学家会发现我这本书的内容很熟悉，部分原因是它吸收了他们的许多研究成果，部分原因是我重复了一些自己过去写过的东西。第二，这本书不想从冷战历史中寻找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各种现象（比如全球化、种族清洗、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信息革命）的根源。第三，本书无意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任何贡献，因为该领域本身已经麻烦重重了，不用我再去添乱。

如果我对冷战的总体解释能够为理解冷战中的各个具体事件指出一些新的认识角度的话，我将很高兴。一个使我印象深刻的新视角就是乐观主义，而人们往往并不把乐观主义和冷战联系在一起。我坚信，正是因为冷战是以那样一种方式进行的，正是因为冷战是以西方作为赢家而结束的，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今天，没有人担心发生一场世界大战，或独裁者会全面胜利，或人类文明本身行将结束这样的前景。但在冷战开始时，人们却没有这种乐观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当时非常担心发生一场新的世界大战、非常担心独裁者当道，以及非常担心人类文明的终结。尽管冷战中有很多危险、屠杀、离经叛道和道义上的妥协，冷战就像美国内战一样，是一场必要的对抗，这一场对抗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些根本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去惋惜冷战已成为历史，但是，

考虑到如果西方没有与苏联冷战，而导致后来世界出现了另外一种结局的话，我们也就没有道理来抱怨冷战的发生。

冷战是一场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不同的地点，在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的对抗。任何将冷战的历史仅仅归结于大国的作用或仅仅归结于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的作用的做法，都不能如实地反映冷战，任何用单一的叙述方式概括冷战的做法，只会造成混乱和误解。因此，我决定每一章侧重一个主题，这样做可能会产生时空上的重复，但我可以不受限制地展开讨论，从讨论大趋势到深入刻画具体事件，然后再回到大趋势。冷战是如何结束的事实影响了我的写作视角，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视角来写冷战史。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激发我的灵感、帮助我进行研究以及耐心等待我的书问世的人。这些人当然包括我的学生，他们对冷战所表现出的持续不断的兴趣也延续了我对冷战持续不断的兴趣。我要感谢安德鲁·惠利，我相信未来的学生也会感谢他，一是因为是他建议我在写这本书时，用简明的文字叙述更多的冷战年代；二是因为他还帮助我的几个学生出版了他们的著作。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纽黑文



## 目 录

序言 前瞻 .....	001
第一章 恐惧的回归 .....	004
第二章 死亡艇和救生艇 .....	047
第三章 指令社会抗衡自发社会 .....	086
第四章 自主的兴起 .....	122
第五章 公正的恢复 .....	159
第六章 演员 .....	199
第七章 希望的胜利 .....	240
后记 观后 .....	262
注 释 .....	270
参考文献 .....	312
索 引 .....	328

## 序言 前瞻

1946年，一个叫艾瑞克·布莱尔（Eric Blair）的43岁英国人，在地球的边缘租了一个房子，他准备在这个房子里度过余生。这个房子位于苏格兰一个叫朱拉（Jura）的小岛的北端，坐落在一条土路的尽头，既不通汽车，也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往南走25英里才能到离这个房子最近的商店，那也是这个小岛上唯一的商店。布莱尔选这么遥远的地方居住是有道理的：他因为最近丧妻而伤心低沉，又身患结核而开始咯血；他的国家由于军事胜利的代价巨大而摇摇欲坠，而且军事胜利既没有带来安全，也没有带来繁荣，更没有让人们感到自由的生活方式能够延续不断。欧洲正在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整个世界似乎也要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由于原子弹可能被使用，任何一场新的战争都将导致世界末日的来临。最后，他必须完成一部小说的写作。

小说的书名是《1984》（1984），这个书名是他完成小说的那年——1948年的后两位数字颠倒而成。小说于1949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作者署名是布莱尔的笔名乔治·奥威尔。《纽约时报》评论说，有关这部小说的书评“大多是充满钦佩”，但是，“在赞扬声中也夹杂着恐怖的惊呼”。<sup>1</sup>这样的评论是不奇怪的，因为《1984》再现了35年前的世界，当时极权主义到处横行，个人精神被抹杀，法律、伦理、创造力、开诚布公、对历史的诚实都被抹杀，甚至爱都不被容许，除非你

不得不爱那个像斯大林的独裁者——“老大哥”和他的对手们，他们统治着一个永远处于战争状态的世界。“如果你想要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奥威尔笔下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一边受着又一轮无情的严刑拷打，一边被告知“你就想象一个皮靴永远地踩在一个人脸上”。<sup>2</sup>

1950年初，奥威尔英年早逝，他死在伦敦一家医院内，而不是他住的那个小岛上。他在临死之前得知，他的小说让第一批读者既感动又惊吓。在那以后，无数的读者以同样的方式，对《1984》做出反应：在二战以后的年代中，《1984》对未来世界的图景进行了最震撼人心的描绘。因此，当现实世界的1984年来临时，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将现实世界的1984年和奥威尔所想象的那个1984年进行比较。结果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被极权主义统治，但是独裁者控制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而不是奥威尔预见的三个超级大国，美苏之间的战争危险，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那个看上去永无止境的冲突，即冷战，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结束的迹象，奥威尔还活着时，冷战刚刚开始。

1984年1月16日晚上，美国总统里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奥威尔过去做电影评论人时认识里根，因为里根曾经是电影演员。里根此时的形象是一个坚定的冷战斗士，但在电视演说中，他却为世界的未来描绘了一幅不同的图景：

请大家和我一块假设一下：如果在同一个等待室或因为大雨或风暴躲在同一个避雨处，有一个叫伊凡的男人和一个叫安娅的女人遇到一个叫杰米的男子和一个叫赛莉的女人，语言不同并不能阻止他们互相认识，在这种环境中，

他们会去考虑对方政府的不同吗？还是他们会去谈各自的孩子和他们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他们甚至会决定在不久 3 的一个晚上一块吃晚饭。他们将向世人表明，老百姓不发动战争。<sup>3</sup>

里根的讲话令人意外地但婉转地向世界建议：人类应该抛弃皮靴、独裁者和战争机器。就是在奥威尔所描绘的 1984 年，里根的讲话引起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实现了人们抛弃军靴、独裁者和战争机器的愿望。就在里根演讲以后的一年中，一个极权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在苏联掌权。六年以后，苏联对半个欧洲的控制崩溃了，几年以后，苏联本身也不复存在了，正是这个国家促使奥威尔当年对未来世界做出那样悲观的预测。

苏联对东欧控制的终结和苏联自身的解体，并不是因为里根发表了一个演讲或奥威尔写了一本书。本书以对未来的预测为开端，因为对未来的预测揭示希望和恐惧，而历史则决定是希望，还是恐惧，最终获胜。

## 第一章 恐惧的回归

- 5            我们等他们上岸，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脸庞，他们就和平常人一样。我们还以为他们长得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美国人。

——柳波娃·科津岑 (Liubova Kozinchenka)

红军第 58 近卫师

我想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想象俄国人，但是，当你看着他们，打量他们时，你没法判断你面前的人是否就是俄国人。如果你给他们穿上美国军服，他们看上去就和美国兵一模一样。

——艾尔·阿伦逊 (Al Aronson)

美军第 69 陆军师<sup>1</sup>

-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结束的方式：欢呼、握手、跳舞、喝酒，充满了希望。时间是 1945 年 4 月 25 日，地点是位于易北河边的德国东部小镇托尔高 (Torgau)，事件是美苏军队的首度会师，这两支军队从地球的两端进军纳粹德国，迎面相会。五天以后，希特勒在柏林的废墟中畏罪自杀。希特勒毙命一周以后，德国人无条件投降。二战中获胜一方的大同盟领导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他们在战时的两次高峰会议——1943 年 11 月的德黑兰会议和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已经握过手，为一个更好的世界祝过酒。但是，如果他们的士兵没有在战
- 6

争前线为打败敌人而庆祝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握手和祝酒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然而，为什么在托尔高会师的士兵在迎接对方时会表现出惶惶不安，仿佛他们在期待会见外星来客？为什么他们发现的彼此之间的相同点会显得既令人意外，又令人心安？为什么，即使有这种感觉，他们的上司还是决定分别举行德国受降仪式：西线于5月7日在法国的兰斯（Reims）举行，东线于5月8日在柏林举行？在正式宣布德国投降的消息以后，为什么苏联统治者要驱散莫斯科自发出现的对美国表示友好的人群？为什么在苏联政府镇压亲美人群一周以后，美国领导人先是突然宣布终止向苏联运送租借援助物资，然后又宣布恢复提供该援助？为什么罗斯福的重要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他曾在1941年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要在罗斯福去世六周以后急忙赶往莫斯科，试图挽救大同盟，不使它分裂？为什么很多年以后，当丘吉尔在写那个时候的回忆录时，要将回忆录的题目定为《胜利和悲剧》（*Triumph and Tragedy*）？

对上述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在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中，主要成员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它们尽管还没有发生军事冲突，但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却已经处于对抗状态。不管二战大同盟在1945年春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大同盟过去之所以能够成功合作，完全取决于其成员国能够超越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为了相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悲剧在于：为了使二战大同盟能够成功运作，以赢得战争的胜利，成员国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和追求。



7 如果 1945 年 4 月真有一个外星客来到易北河边，那么他或她或它可能真的会发现：在那里会师的美苏军队之间的相同点是那么肤浅，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相同点也是那么肤浅。美国和苏联都诞生于革命，两个国家都信奉具有世界意义和目标的意识形态。他们的领导人都认为，适用于他们自己国家的一套制度，也同样适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作为领土广袤的陆地国家，美国和苏联都曾经在广阔的内陆边疆中扩展；当时，从领土而言，苏联是世界第一大国家，美国是世界第三大国家。两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也相同，他们都遭到突然袭击：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苏联；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四天以后，希特勒以珍珠港事件为由，向美国宣战。美苏之间的相同点仅此而已，任何外星来客都会很快发现，美苏之间的不同点要大得多。

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美国革命，代表了一种对高度集中的权威的极度不信任。美国的建国领袖认为，只有约束权力，才能建立自由和公正。由于有一部聪明的宪法，由于在地理上同潜在对手隔绝，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人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强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充分的体现。但是，美国人之所以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严格地限制政府管控他们日常生活的能力。不管是在政府对人们思想的灌输方面，还是在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组织方面，抑或政府对国内政治的操作方面，美国人都大大限制了

政府的权力。尽管美国曾采用过奴隶制，曾发生过对土著美洲人几乎灭绝式的对待，还存在着种族、性别和社会等方面的歧视，但美国公民在 1945 年却有理由声称：他们生活在地球上最自由的社会中。 8

相比之下，仅仅发生在 1/4 世纪以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却信奉权力集中，并视此为打倒阶级敌人，在全世界推广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卡尔·马克思在其 1848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家所带来的工业化，既扩大了工人阶级的数量，也加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使得工人阶级最终要寻求自我解放。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没有耐心等待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发生，他在 1917 年试图通过夺取俄国并将马克思主义强加给俄国，来加快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当时俄国的情况并不符合马克思的一个预言，即无产阶级革命只可能发生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斯大林接着通过改造俄国，来使之适应马克思 - 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他强迫一个只有极少自由传统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是地球上最专制的国家。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之间有许多不同点的话，他们在 1941 ~ 1945 年打的许多仗也是不同的。美国同时和两个敌人开战：在太平洋和日本作战，在欧洲和德国作战，但是美国遭受的人员损失却是相当小的，总共不到 30 万美国人在战争中丧身，他们死在所有的战区。从地理上看，美国离战争发生的地方距离遥远，除了最初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以外，美国没有受到别的什么重大进攻。英国是美国的盟友，在战争中有 35.7 万人死亡。在英国的配合下，美国能够选择在什么地点、



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参加战斗，这就大大减少了伤亡代价和降低了战斗的风险。但是和英国不一样的是，美国在战争结束时，经济仍然繁荣，在四年的战争中，美国的战时支出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如果军事史上有所谓“好的”战争的话，那么，对美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一个好的战争。

苏联却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这样的好处。在二战中，它只和一个敌人作战，但这场交锋却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交锋。战争夷平了苏联的城市和乡村，摧毁了它的工业，没有被毁灭的工业被迫迁移到乌拉尔山以东。除了投降以外，苏联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敌人选择的地点和环境中的殊死抵抗。战争中苏联军民的死伤数字很难精确统计，但是多达 2700 万的苏联公民很有可能是直接死于战火的，这个数字是二战中美国死亡人数的 90 倍。对苏联来说，二战胜利的代价是无比巨大的，1945 年的苏联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能生存下来就算幸运的了。当时一个评论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最恐惧但又最自豪的记忆”。<sup>2</sup>

尽管美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和损失相差极大，但在讨论战后世界的安排时，他们却势均力敌。长期以来，美国外交一直有一个不介入欧洲事务的传统，在二战结束时，美国也没有决定要改变这一传统做法。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甚至曾向斯大林保证：在二战结束后的两年中，美国要把所有军队撤回国内。<sup>3</sup> 鉴于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经济大萧条，美国人不能确定战时的经济繁荣会不会在战后持续下去。战争结束时，民主制度只存在于少数一些国家，但美国人不能确定，民主制度会不会向更多的国家传播。在